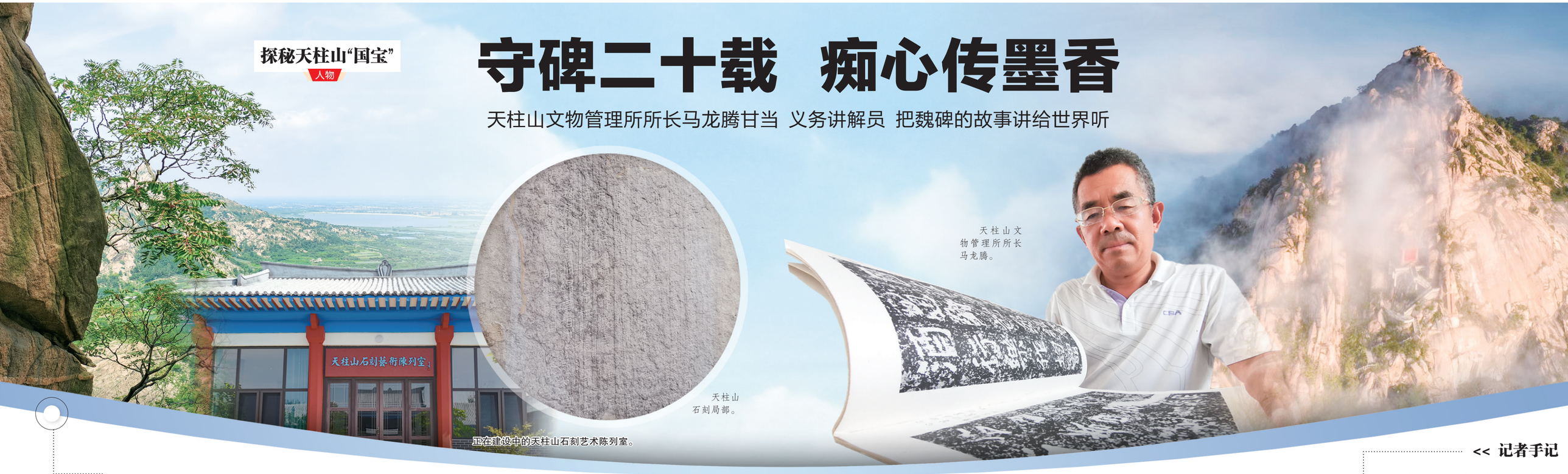
探秘天柱山“国宝”
人物

守碑二十载 痴心传墨香

天柱山文物管理所所长马龙腾甘当 义务讲解员 把魏碑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天柱山石刻局部。

天柱山文物管理所所长马龙腾。

正在建设中的天柱山石刻艺术陈列室。

记者登上天柱山观摩石刻书法，全程用了大约3个小时。隐藏在天柱山魏碑石刻背后的历史故事，只算是它的“前世”，而说到它的“今生”，就不能不提山东省最美基层文物工作者、天柱山文物管理所所长马龙腾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马龙腾的讲述，一个关于天柱山石刻书法艺术的传承故事徐徐展开。马龙腾告诉记者，不仅国内书法界推崇郑道昭的碑刻，国外书法界亦赞叹不已。仅日本，每年就有数十批书法访问团前来观摩。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有数千名日韩学者组团来到天柱山，观摩魏碑石刻。目前，随着天柱山摩崖石刻文化研学基地设施的完善，天柱山这座文化宝库将吸引更多中小学生前来临摹书法、聆听摩崖石刻的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书法艺术。

北朝书风传入日本

中国的汉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文化现象，从甲骨文开始，文字的演化过程从未有过断代。有人说，假如一名汉朝人穿越到了宋代，他一定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因为尽管相隔了1000多年，但文字没变，甚至连政治制度也大体相同。随着文化的传播，中国的书法传播到了海外，其中包括石刻文化。

为深入了解天柱山魏碑石刻，20年来，本来从事美术绘画专业的马龙腾，自费购买各种石刻书法和魏碑史料理论书籍，工作之余便一头扎进书堆汲取营养。从2003年第一次讲解天柱山石刻开始，马龙腾一发而不可收，很快对天柱山的摩崖石刻达到了痴迷程度，这些年来仅用于购书的费用加起来已有4万余元。家人对马龙腾的这种痴迷从最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现在已是积极支持。

马龙腾热爱文物，喜欢研究文物。工作之余，他阅读了《中国书法史》《中国历代书论》《云峰诸上北朝刻石讨论会论文选集》《云峰刻石全拓》等专业书籍，钻研历史，拓宽视野，对天柱山摩崖石刻的认知慢慢加深，尤其是对魏碑的研究，更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被大家称为魏碑研究“专家”。

为什么那么多日韩学者慕名来到天柱山观摩魏碑石刻？随着学习研究的深入，马龙腾了解到从汉代开始，中国的书法文化已经进入韩国、日本，尤其是北朝书风，对日本影响极其深远。

马龙腾说，这里所说的北朝书风并不是《龙门造像题记》一类的风格，而是专指北朝的写经及墨迹书风。郑道昭书风开始在日本产生影响是在隋唐时期，以日本三大古碑之一的《多胡郡碑》为标志。该碑刻于公元711年，与天柱山郑道昭碑刻神趣相同，日本学者考证认为这是因为郑道昭作品传到了日本，并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书法文化。创作于5世纪的郑道昭碑刻在7世纪时传到日本，从时间上来说是吻合的，正好是中国文化交流传播到日本所需的时间，应该是日本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学习的时候，直接接触并学到了中国的书法。

“清末碑学兴起，郑道昭书风再次影响日本。”马龙腾说，清末时中国书坛兴起碑学热，开始在汉魏六朝碑拓中汲取营养，而此时日本正在进行明治维新变法，稍后也兴起了碑学热，这股热潮正是以郑道昭书风再次传入日本为特征展开的。日本明治时代，郑道昭摩崖石刻以拓片形式进入日本书坛。日本明治十三年，清末著名书法家、碑帖金石学家杨守敬以大清国驻日公使秘书身份赴日，至明治十七年，共旅居日本4年。4年里，杨守敬把清末国内碑学的思想带到了日本，使碑学的风气在日本昌盛开来，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日本书坛，杨守敬因此被称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北碑书风传入日本，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得以发扬光大，碑学书风、郑道昭书风甚至影响着今天的日本书坛。杨守敬赴日时，带去汉魏六朝碑拓13000余件，一是用于自己研究，二是互通有无，其中的北碑拓片中包含了38件郑道昭作品。这些丰富的资料震撼了当时的日本书法三大家：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和松田雪柯。3人屡次登门求教，惊慕于中国金石文字和法帖的多样性，均拜师杨守敬，在熟练唐碑书法的基础上，学习魏碑笔法。日下部鸣鹤对杨守敬提供的郑道昭摩崖石刻全拓双钩本作了修订，增加了目录，刻了诸家的考证，于日本明治十四年出版了10卷本《荧阳郑氏碑》一书。从该书的序和跋文中可以窥见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等人对北碑书法的倾倒。此书出版后在日本书法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郑道昭刻石书法艺术被日本书法家广泛推崇，纷纷搜求临摹，从此郑道昭摩崖石刻声振东瀛。日本书法名家北方心泉、日下部鸣鹤等均有临摹天柱山郑道昭石刻的作品传世。日下部鸣鹤更是日本当时学习郑道昭书风的第一名家，现设立在奈良大佛殿池畔的由日下部鸣鹤书写的《谷川碑》，是受郑道昭北碑书风影响最明显的力证。日本京都教育大学名誉教授杉村邦彦说：“北朝碑帖充满激情，雄浑有力。日本近代书法大家，以唐代楷书为基础，再加入北碑那种充沛的生命活力，创作出了非常泼辣壮勇的书法作品，日本近代书法由此起步。”

摩崖石刻一讲20年

由于每年要接待不少来自海外的观摩团体，马龙腾的名字在海内外书法界小有名气，不少书法学者喜欢和他交流学术问题。这几天，马龙腾陆续接到了想组团来天柱山观摩碑刻的国外游客咨询电话。而在平时，国内游客观摩天柱山的也有不少，尤其是到了节假日，游客就更多了。而每一次有游客来，马龙腾都会义务提供讲解，最多时，一天4次登山为专家与游客进行讲解。他讲解时从不生搬硬套解说词，而是针对不同文化层次的访客灵活讲解，每一次讲解都透露出老马对天柱山石刻文化的热爱。这一讲就是20个年头，其中仅接待日韩观摩团和学生团体就超过了5000次。

“日本人说，没有中国书法就没有日本文化。”马龙腾介绍，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教授相川政行来天柱山观摩时，题写了“天柱山似平度泰山，郑父子书金石之华”。更让人惊奇的是，日本书坛泰斗种谷扇舟生前40余次访华，其中18次到访天柱山摩崖石刻，可见天柱山魏碑的魅力。

马龙腾对过去20年里接待的许多外国学者记忆犹新。70多岁的日本书道会女代表团长北地美子称：“50年前即看到郑文公碑拓片，梦寐以求能亲眼得见，今日梦想终成现实。”马龙腾说，当北地美子看到郑文公碑时，竟上前脸贴碑石，眼含热泪，抚摸着碑身喃喃自语：“这次可真摸到你了，尽管你的身体是凉的，可我感到你是热乎乎的。”

“都是为了文物。”马龙腾总爱重复这一句话。在同事眼里，马龙腾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话痨”，只要有游客，他的话就停不下来，抓紧时机对游客宣传天柱山摩崖石刻的珍贵、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声情并茂，滔滔不绝。可是一提到自己，那个“高调”的马龙腾就不见了踪影。

天柱山上“巡山人”

“天气炎热，地表温度达到了40℃。上午到山上巡视，发现这几天野草长得很快，用了一个小时拔除野草。山顶石刻安全……”这是近日马龙腾巡山后写下的一段巡山日志。简单几句话，背后却体现了对文物的敬畏和繁杂的工作内容。老马说，将巡山的情况记录下来，为的是提醒大家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尽管戴着帽子，但毒辣辣的太阳，还是把马龙腾的脸庞晒得黑黝黝的。记者在天柱山上看到马龙腾时，他正一步并作两步地登山，健步如飞，动作比小伙子还要麻利。一把笤帚、一把小铁铲，这是老马巡山必备的装备，巡山时顺道把山路清扫得干干净净。让他欣慰的是，进山游客的环保意识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觉地关注文物周边的环境问题。

马龙腾是天柱山摩崖石刻的忠诚守护者，这条上山的路，他一走就是20年。由于天柱山地处郊外，往返非常不方便，以前没有私家车时，他每次上班需先坐公共汽车到大泽山镇洼子高家村，再步行1.5公里走到天柱山。有一年冬天连降大雪，公共汽车停发，马龙腾骑摩托车上班，一路上也不知摔了多少跤，连骑带推，走了整整5个小时才到天柱山。还有一次，马龙腾发烧到39.3℃，浑身酸痛无力，但一想到文物还未巡查，他又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等巡查完所有文物时已累得满身大汗。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也不知磨破了多少双鞋子，他的脚步踏遍了天柱山的每一个角落，确保了文物的安全。

如今，尽管两鬓已生白发，但马龙腾依然是那个不舍昼夜、披星戴月的“看山人”，他一天见不到文物心里就惦记，看到文物安全无恙才放心。由于文管所的人员缺口较大，马龙腾常常是身兼数职，同时负担着讲解、票务、安保、保洁、接待的工作。去年，马龙腾获得了全省最美基层文物工作者的称号。

在天柱山20年，马龙腾见证了这里发生的嬗变。在他来到天柱山文管所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的办公条件异常简陋，寒冬腊月甚至要砸开水缸的冰面取水。马龙腾曾经在朋友圈里调侃：“山中值守，砸冰化水，忽然想到了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和他的《饮冰室合集》，也当一回饮冰室主人。知足常乐，岂不妙哉？”配图是水桶里一个大大的冰圈圈。逢上雨雪天，山中常常从早到晚空无一人，像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而每到此时，书籍就成了他最好的伙伴。他热爱文物，好钻研，啃了不少相关的专业书籍，发表了不少专业文章，周围的同事朋友称他是魏碑“专家”，老马却连忙否认。他说自己永远只是一个脚踏实地、工作认真的“看山人”而已。

打造世界文化“名片”

我国著名书法理论家、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姜寿田认为，青岛平度天柱山分布着东汉、北魏、北齐等历代摩崖刻石，以书法、石刻艺术闻名遐迩，是中国书法由隶到楷大改变体现之瑰宝。其中尤以魏碑名世，又被人称为天柱山魏碑，在中外书家学者心目中是圣地。天柱山的北魏郑文公碑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书刻艺术瑰宝之一，仅日本已出版有关郑氏书刻的刊物就有几十种。另外，天柱山下还有东魏浮屠造像石窟，系南北朝时佛教东渐遗迹。姜寿田认为，天柱山摩崖石刻是青岛难得的文化魅力和书法名片，应该深刻挖掘青岛地域的传统书法文化。

目前，天柱山摩崖石刻数字化和展示陈列工作正在进行中，策划出版《天柱山摩崖石刻》大型碑帖画册……这些事情让马龙腾很高兴，因为这都是关乎天柱山石刻文化传播的大事。老马进一步介绍，通过数字化展示，可以让来宾和游客更加直观地了解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柱山摩崖石刻的悠久历史，以及其在中国文物史、中国书法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对于发挥青岛市文化名片、讲好平度故事具有积极意义。

老马给记者看了他今年的工作计划，其中列着开展研学游、做好国外来宾和旅游团体的讲解接待工作、发挥好中外书法艺术交流基地作用等事项。在平凡中坚守，在坚守中不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马龙腾以一颗朝圣般的心，始终不渝地守护着他心中的历史瑰宝，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基层文物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2020年，国家文物局投入资金实施了天柱山摩崖石刻危岩体加固工程，对核心区域郑文公碑周边危险程度最高、急需防护的27处危岩采取加固、支护、清理等防护措施进行修缮，减少了危险岩体带来的安全隐患，更好地保护了文物本体安全和来往游客的人身安全。2021年—2022年，平度市投入资金，实施了两期天柱山摩崖石刻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天柱山文管所维修工程，主要包括魏碑亭加装木隔扇围栏，新建、维修、加固登山步道和上山护栏，办公场所维修等，天柱山摩崖石刻的保护设施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 记者手记

擦亮青岛书法名片

“文物”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中，“文物以纪之”，意为要将一种规则传达给众人，就把它刻录在物件上，让人们铭记。当“文物”由动词演化为名词，意味着共有的文化记忆与认知的形成，铭记的意义得以延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史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山东古代石刻遗存是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极高。青岛市不仅是山东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也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独特的山海文化特质在深深地渗透着延到了文明发展的各个层面。从书法方面讲，琅琊台的秦琅琊刻石、平度天柱山郑文公碑、崂山道教摩崖刻石都是彪炳中国书法史册的珍贵遗存，是青岛难得的文化魅力和书法名片，更是海内外书法界的文化圣地。

近年来，青岛书法研习和创作渐入高潮，平度魏碑书体研习更是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团队和游客到天柱山参观、学习。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历史学家张帆和中科院专家一行参观考察，韩国《书艺月刊》杂志社专家一行到访，日本福冈教育大学教育系主任和田圭壮教授携学生参观学习，日本最大的专业书法团体——每日书道会书法家90余人到访，中国书法家协会楷书委员会专家一行到天柱山考察……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从仓颉造字到孔子韦编三绝，从四大发明到唐诗宋词，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到“只此敦煌”展览，五千年文明的薪火相传，为华夏儿女留下了灿烂宝贵的文化财富。只有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树立深厚的文化自信，我们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赓续传承。作为国宝级文物，天柱山摩崖石刻已经成为青岛和全山东的重要文化符号，随着越来越多中外游客前来学习交流，让我们看到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给青岛带来的自信与底气。

本版撰稿摄影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通讯员 李彩彩